



小說組
第1名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9屆(115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鄭翔

就讀系別：物治系 一年級

得獎作品：海口的數線

得獎感言：I Love Literature 3000

海口的數線

物理治療學系一年級 鄭翔

1

一條數線自澎湖小島上的兩端逐步延展，穿鑿未竟的對話與對峙的時間，最後停待在陳私堯年幼的視線裡。陳私堯的母親阮氏碧玉孤寂倚在這一端，語言如剛沸騰的清湯，熱氣蒸騰卻句句含糊；而陳私堯的奶奶陳李罔腰兀自駝在那一端，聲音像古井裡的濁水，迷離而倘恍。她們之間從不忿爭，也不融匯，像兩顆行星以恆定的距離運行，彼此牽絆同一個家庭的引力，卻無法相撞成光燄。

這條數線不僅標識語言的斷層，也丈量血緣的廝纏。時而拉直，蛻變為分秒的長廊；時而扭曲，如一根被拉至彈性限度的橡皮筋，在某一瞬間，有崩斷的險象，亦有回彈的可能。而陳私堯，始終是被註定在中央的原點，既不能決定方向，也無從逃離兩端的引力，悄然眼穿這場恬謐的拉鋸——加一或減一，從不知如何選擇。

2

阮氏碧玉初踏澎湖的那日，天未亮透，海風尚未啟口，這座被鹽腥與燥熱包圍的島嶼，還未意識將迎來一位挾著越語氣音的年輕女子。

那是一場死亡與婚禮相抵的儀式。陳李罔腰的丈夫陳百盛驟然死於車禍，未屆齊頭七，家中便低聲張羅起「百日娶」的婚事。娶媳沖喜從不是為求欣忭，而是欲藉此沖晦，讓婚嫁的紅蓋布覆過死者的陰影，用香火撫慰魂靈的孤寒，驅逐沉鬱濕重的氣場。阮氏碧玉因此被丈夫陳仲敏半強迫式接進這座海島，既是傳統習俗的應聲，也是命運的

戲弄安排。沒有迎娶的鑼鼓，沒有華貴的禮聘，只有一雙被歷史磨白的紅布鞋、一紙登記證書，與一碗陳李罔腰隨意料理的甜湯——那是阮氏碧玉初到這漁村的第一碗湯。

陳李罔腰將碗重重放在桌上，用手比劃對著這個準媳婦說：「趕緊吃，時間到啊，毋通拖。」

阮氏碧玉聽不大懂，她緊張地看著四周陌生的臉孔。她用她僅會的幾個發音，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吃……怎麼……甜？」

陳李罔腰的眉頭立刻皺緊，她盯著阮氏碧玉，用更大的音量說：「這是喜氣的湯，給你沖晦氣的！越南來的規矩怎麼這麼多？有得吃就不錯了！」

陳仲敏連忙圓場，對著阮氏碧玉安撫：「媽媽說，這是我們這裡的習俗，趕快吃，很吉利。」

阮氏碧玉聽著「吉利」二字，卻感覺喉嚨發緊。裡頭的糖沒全融，薑片也熬得過頭，入口的滋味像某種未完成的祝福，顛顛地，下嚥只覺得刺喉發苦，從此之後，鹹與甜、酸與澀，濃縮成她與這座島嶼持續交涉的印象。

阮氏碧玉來自高樓聳立的胡志明市，從城市騎樓下叫賣河粉的喧鬧來，從冰咖啡加煉乳的絲滑甜頭來，從市場可以討價還價的熟悉感來，卻嫁入一棟挨挨擠擠十幾口人的老宅，語言不通、菜不對胃，甚至「我來了」這三個字都說得怯生。婆家無人特別告

訴她規矩，卻漫溢「妳不屬於這裡」的犀銳眼神。

由於陳百盛逝世得突然，其兒子陳仲敏一夕扛起一家的重擔，徑直隻身投如南方船班的輪泊作業，一年回家的次數寥寥可數。一家子十幾口，勞力缺口龐大，阮氏碧玉自然被推向灶腳與井邊。每天清晨，她便學著婆婆罔腰在灶前燒柴、燙衣、餵雞，那些手勢不熟的勞動就像一道道考題，拿起手中的鋤頭、鍋鏟與水桶只得埋頭苦作。

然而，外籍的標籤在這數線上不知不覺中化作一面牆，亦是一把無形刀。這座傳統村裡常流傳一些不帶名姓的話語，像浮在鹽霧中的碎玻璃。

「外籍媳婦擺是用買的，來騙錢的，愛注意矣！」陳李罔腰跟鄰居聊著。

這話不必高聲，只需在風口說出，便能一圈一圈地擴散，如同落在心頭的輕灰，不見火，卻滾燙。

過幾個月後，阮氏碧玉嘗試步入這小島上的職場，聽不懂閩南語，說不出中文，在島上僅能靠手勢與眼神維生。她的中文是第一份在廚房油煙裡的工作背出來的，她用雙手滑稽地比畫炒飯、炸排骨，用眼神詢問顧客是否要加辣。語言的妨礙就像菜單上解不開的咒語，每一個字都像針，戳得人羞赧無措。下班回家，她便抄寫便當店菜單，一筆一畫仿如經文，只得以越南話標註發音，「雞腿飯」寫成「gi thòi fan」、「滷肉」寫成「lú ló」。中文對她而言不是知識，而是一場用身體背下的苦功夫，是記憶與肉體交纏出來的印痕——哪個字是顧客皺眉時該避開的，哪句話是老闆臉色轉陰前的警訊。發音彆扭、聲調浮沉，但阮氏碧玉從不退卻，比起音準準確的標準化，她的中文

是一雙手端出的經驗，襯以額頭上的汗水作注解。

澎湖的工作嚐起來是鹽味混著苦味的日子。

「妳是聾啞喔？講幾次都不懂！」被老闆辱罵早已是家常便飯，她雙手交握，彎腰道歉，如同一根自知不直的釘子，硬是釘入牆面。

「下班留下來擦玻璃，沒加班費，做不來就走人。」她低頭繼續擦，手指磨得發紅化膿，心裡卻仍盤算著這一天做的工資夠買幾顆雞蛋？夠讓婆婆明天中午喝上一口肉湯？她從不多話，只是習慣在被逼退的牆角裡蹲下來，撿拾所有還能堆疊成未來的碎片。之後阮氏碧玉也換了些工作，她做過廚房打雜、清潔阿桑、街口水果攤的幫手，積攢日子的屈辱，阮氏碧玉的中文逐漸被她刻進舌尖，像厚繭裡長出的硬刺。能與顧客閒聊幾句，能在市場問價時殺出幾分狠勁；但在家裡始終語少，尤其在婆婆罔腰面前，話語總像一隻收起羽翼的鳥。

然而，當丈夫陳仲敏難得回到家時，阮氏碧玉總會把握機會，用她還不流利的中文，試圖訴說工作和家中的困境。

一個深夜，陳仲敏準備隔天清晨出港。阮氏碧玉輕輕走到他身邊。

「老公，我今天……老闆說，不要我。說我……聾啞。」

陳仲敏正在整理漁具，沒有抬頭，只是「嗯」了一聲：「工作本來就辛苦，妳要多忍耐。再找一份就好。」

阮氏碧玉的聲音更小了：「媽媽……總說我……是外人。她說……我來騙錢。」

陳仲敏終於停下手上的動作，但並沒有看她，他看著黑沉沉的外頭，語氣帶著疲憊和不耐：「這是媽的氣口，她人老了，妳不要跟她計較。妳只要乖乖的，家裡的事情做好，就沒事了。」

阮氏碧玉沉默了。她知道，在陳仲敏這裡，她得不到任何的支援，於是她不說話了。或許，這就是異鄉人在原鄉語境下的通病：與其說錯，不如不說。

然而，卻在這時候阮氏碧玉懷上一個兒子，婆婆罔腰一聽到是男生高興極了，但是阮氏碧玉依舊未曾停工，孩子在腹中學會的第一種語言，不是越南語，也不是中文，而是她在工作時的喘息與咬牙。坐月子那年，三姑正好懷孕、同樣臨盆，待遇卻天差地遠。阮氏碧玉吃地瓜粥，三姑有海鮮燉盅；阮氏碧玉席地坐矮凳，三姑鋪著墊躺臥沙發；有人遞毛巾給三姑擦汗，沒人記得阮氏碧玉也正發著微燒。她從不爭，卻在夜裡將兒子的襁褓擁得更緊，默默將這些冷熱人情烹進下一碗飯裡。

3

約過了十個月後，陳家的第一位後代私堯便出生了，打從幼小開始就愛陪著母親碧玉蹲在廚房角落做些越南料理。

「我們越南包春捲不包高麗菜，是用生菜、九層塔，再加一點烤豬肉。」

「媽媽，妳包的好像衛生紙。」

阮氏碧玉常被陳私堯的童稚逗笑，眼裡有一絲釋然，這是她和這座島以外最親密的對話，一道菜的味道、手勢的默契，孩子的出生才真正讓阮氏碧玉覺得這不是一場短暫的寄居，而是一生的移植。

最常引阮氏碧玉思鄉情懷的，是越式酸辣湯「Canh Chua」，蕃茄、鳳梨、檸檬葉與紅辣椒交織的味道像家鄉午後驟雨後攤販棚裡的熱氣，熟悉卻無人能懂。每每湯一上桌，陳李罔腰就會皺眉，一頭把阮氏碧玉的感人情緒丟棄。或許越式酸辣湯的味道是阮氏碧玉維持自身文化的一點倔強。她明知家中沒人喜歡的味道，卻還是不時煮上一鍋，像是對自身故鄉的輕聲召喚，對那些遠方街市與胡志明午後雷陣雨的一次膜拜。她用灶火溫習童年，用香料編織遠方的路名，用一口鍋守住一縷記憶。

阮氏碧玉的記憶裡佈滿著一碗碗湯，但至今的她感覺快分不清哪一碗才是正統的味道。膩口甜湯？清淡地瓜粥？與酸鹹交錯的越式酸辣湯？或許真正的正統，從來不在湯裡，而在她咬緊牙關不說出口的那幾句話裡

一個早上，阮氏碧玉煮了越式酸辣湯，同時也煮了地瓜粥，但是她不小心誤用婆婆罔腰平時使用的湯勺。

陳李罔腰眼尖，立刻走過來，大聲質問：「靠天啊！汝在衝啥！汝是聽不懂人話是不是？這支湯匙是煮我的飯菜的！妳用妳那個越南的湯匙去煮妳的酸辣湯！」

阮氏碧玉立刻放下湯匙，臉漲得通紅。

「阮遮的規矩妳學幾年了？妳是來亂的是不是？」陳李罔腰緊接著說。

阮氏碧玉的自尊被激起，但她強忍著，只敢用氣音說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汝這個籬散仙，連家己的物件罔佇佻位都毋知。下擺閣按呢，汝就逐轉汝的胡志明去！阮遮毋食這套！」陳李罔腰憤怒地摔門走回房間。

「這樣妳不難過嗎，媽媽？」一旁的私堯默默地說。

「沒事的，私堯，奶奶只是心情不好。」

阮氏碧玉不曾用聲音爭奪她的地位，她用的是柴火、鐵鍋、清晨五點的菜市場與夜裡洗衣機的轉動聲。她用身體勞動把越南語藏進每一道她做的飯裡、每一次低頭的忍耐裡、每一份為家人的不動聲色裡。她是這個家裡最安靜的翻譯員，也是最慈藹的媳婦——比起以怨相逼，她總記得婆婆偏愛吃花椰菜的梗，她便挑最嫩的來炒；她知道婆婆罔腰牙口不好，便改用燉的方式；她明白婆婆清晨五點就會起來，就早早備好早餐放在蒸籠保溫。

4

於這陳家的數線上，陳李罔腰在正的一端，阮氏碧玉是負的某一端，從不覺得有一天她們能等於彼此，那些值從未相加成和諧，彼此的絕對值，愈來愈遠。

私堯的兒時記憶裡奶奶罔腰總愛待在靠窗的角落，上有厚重榕木削成的椅子，椅腳與地板間有一個不明顯的凹槽，這是她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未息之後唯一允許自己靠坐的所在。阮氏碧玉則是默默選擇靠近廚房背光的位置，位置上的椅子漆面斑駁、椅腳不穩，坐下去會咿呀響。那似乎是老宅餐桌上的一道無聲的邊界，就像飯桌上總有兩把湯勺，一把是阮氏碧玉用、一把是陳李罔腰用，不曾交換過。

家裡而後分成兩口鍋，一口高一口矮，高口的用以燉菜給陳李罔腰和還沒出嫁的二姑吃，矮口則是陳李罔腰準備給阮氏碧玉的，裡頭大抵是地瓜粥，混著陳李罔腰吃不

下的炒高麗菜、煎荷包蛋。幾次，阮氏碧玉想將自己炒的菜端上大鍋桌，一聲「夭壽啊，毋合口味啦！」就把她驅回灶腳。從此她學乖，將自己的餐碗和配菜放進鋁盤中，捧著到角落獨食，像是客人，也像不被認可的遠親。

對陳私堯而言，其實陳李罔腰不是惡人，只是太忠於她的規則——外籍媳婦都是用買的，來騙錢的——將人分為自家人與外人的老法。陳李罔腰從不明說，但眼神總有稜角、行為攜著判斷。她相信語言只能一種，味道只能一種，媳婦只能一種，而阮氏碧玉，總是差了一種。

浸泡在傳統觀念裡，陳李罔腰不信鬧鐘，只信天光，清晨五點身體自動在太陽未現時醒來。她信土地信季節，信土裡的花生不能種太深，信田裡的高麗不能早割。她有一套自己的天文曆法與行事邏輯，縱使風起浪高，她依然蹲在潮間帶拾螺。冬季的澎湖像一尾沉默的魚，風從海口逆鱗而來，刮在臉上像生鹽割肉。陳李罔腰用塑膠袋將腳套兩層，再硬踏下去，腳掌上佈滿厚繭，彷彿踩著一塊石碑行走在時間上。

陳李罔腰做事亦是極有秩序，家中每一樣器具都有專屬擺位，就連米缸的木蓋朝哪個方向，也有固定朝向。她的語言不多，但總習慣以「阮遮……」為開頭，接上無數禁令：「阮遮毋食這」、「阮遮媳婦袂當按呢」、「阮遮做人著愛忍。」說得像語言本身就帶著原罪，說得像阮氏碧玉只是暫時借住的異鄉人。

阮氏碧玉來後第五年冬天，這家始終是失溫了，一場齟齬積壓的爭執在白霧未散的清晨爆發。那日海風比往常更硬，窗縫間吹進一道道砭骨的鹹水煙，像無聲的鞭子抽打

著老屋的牆面。阮氏碧玉將洗好的衣物晾上繩，卻不慎越界陳李罔腰曬衣線的上位——那是家中無人敢碰的高處，如同祖傳的信仰，移動即為不敬。

「這件是誰晾的！」陳李罔腰的聲音帶著暴風雨前的寧靜。

「阿母，是我，對不起，我沒注意到……」阮氏碧玉戰戰兢兢地走上前。

「沒注意到？這間厝所有東西都有位子！妳當作這是菜市場可以亂擺喔！」陳李罔腰的怒火瞬間爆發。

一記巴掌，帶著鹹濕的海風和長年累積的怨氣，實打實地落在阮氏碧玉臉頰上。

「汝要是閻亂來，就轉去越南，查某困！阮遮毋需要妳這種媳婦！」陳李罔腰又說了一次這樣的話。

阮氏碧玉捂著臉站了幾息，風從耳邊刮過，她像一隻剛脫網的魚，沉默地喘息著。然後她蹲下身，一件件把衣服摺得整齊，像在收拾一場被時間否認的夢。她的臉頰發紅，像被歲月灼傷；眼神無波，如同退潮後裸露的沙灘，看得見所有碎裂卻不再驚悸。

那天晚上，阮氏碧玉沒有上桌吃飯。餐桌上石鮪滷肉、小管炒白菜、清蒸土魷魚都熱騰騰地傳來傳去，盤盤盛滿，卻繞過那個角落。阮氏碧玉的碗空著，連飯粒都沒有。飯後，私堯偷偷瞧見母親在後院燒水，熱氣從鐵壺上冉冉升起，霧裡的她，像落在磚牆邊的一團灰燼，沒有敞亮也熄不掉餘溫。從那以後，阮氏碧玉吃得更早、起得更早，像是與這個家的時區錯開了幾小時，讓所有衝突漸以緩衝，但也讓所有對話從此變得不再必要，就這樣，阮氏碧玉活成一株冬日早熟

的苦瓜，纖維堅韌，味道內斂，無人誇讚，卻從不枯萎。

陳李罔腰雖說很是討惡這樣的媳婦，但她還是很憐愛兒子與孫子的，總記得私堯過敏不能吃蝦，總會在颱風前一週備好米糧以怕陳仲敏回家餓肚子，也總在陳仲敏出海前悄悄往他行囊裡塞入三包中藥粉。她愛的方式帶著鐵鏽味，但無人能說她沒有盡責，只是她的愛像堵老古石牆，予人一種防衛之感。

坐在數線上對稱的兩點，從起點開始看似相等，卻無法重合。陳私堯在中央躑躅徘徊，思考著該如何讓這段等距的寂靜靠攏。

5

飯桌依然是那張，椅子沒變，碗筷沒換。阮氏碧玉仍坐在靠近廚房的位置，離陳李罔腰最遠。陳李罔腰添飯時，阮氏碧玉總是自行起身。那是一場長年進行的默劇，無需台詞，早已排好站位。那裡的距離不是空間，而是時代、文化與認同的摩擦。阮氏碧玉在這齣劇中不再試圖更改劇本，她只是照著陳李罔腰的節奏走，卻不知不覺中換了台詞的腔調，她不再試圖坐上上位的椅子，但總會提前擦乾那張啞呀作響的凳子，讓它少些呻吟。而陳李罔腰也不是全然沒看見，只是選擇用更慢的方式轉身，像田裡那棵老桑椹樹，終於在某個無風的清晨，默默長出第一株果實。

村裡的初夏總是伴隨著一種騷動，像潮水倒灌入耳，難以平息。那年端午節前後，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久違的牽罟活動，雖說村長伯的目的是讓年輕一代也動一動手腳，陳私堯聽了卻心生一計。報名表遞到陳私堯手上時，他沒多想，就填了「陳私堯」和「阮氏碧玉」的資料。

「你瘋啦？」阮氏碧玉起初聽見還以為兒子開玩笑的。

「牽罟是本地人才會的啊，我一個越南人懂什麼？」她接著說。

「媽咪，妳不是愛吃巴攏魚嗎？這回，我們試看看捕巴攏魚！」

活動那日，晚霞如墨染，海邊人聲漸起，海螺聲在遠處吹響，半弧形罟的兩頭網繩延伸開來，兩端各綁在岸邊老欖海檬果樹上。人群散成弧形，赤足踩沙，手拉繩索。陳私堯與母親站在左側隊伍的末端，突然望見陳李罔腰站在對岸的最前端，陽光撒在她額前的皺紋裡，如刻痕深深的帆。第一次拉繩時，阮氏碧玉的雙手便吃不消了。澎湖的沙地不是柔軟，而是夾著碎貝、硬礫、風化的殼石。她被一個浪拍得失了重心，整個人跌坐沙地，掌心挫傷，沙混著血沾在她褲腳。她試著站起來，但膝蓋早已顫抖。陳私堯一時間慌了手腳，正要去扶她，一道熟悉的影子從人群另一頭匆匆穿過來。

「夭壽喔！哪會按呢？」陳李罔腰腳蹬綠膠鞋，額頭還冒著汗。

她半彎著腰，小心地將阮氏碧玉從沙地拉起來，手掌搭上手腕的那一瞬，陳私堯彷彿聽見數線拉動的聲音，兩端的距離從緊繃轉為可牽可放。當晚他們依舊圍坐，桌上燈光泛黃如水，碗盤間映出微光流轉。阮氏碧玉將牽罟捕回的魚去鱗、去骨、蒸熟拆肉，再和糯米、花生、胡椒葉混合成餡，細細包成特製越式肉粽，一顆顆蒸得黏亮潤澤，還煎了幾尾巴攏魚，魚皮焦脆，魚眼如玉珠。粽香一開，炊煙裡浮起遠鄉的氣息，那是阮氏碧玉久違才敢呈上的味道，也是她第一次將「自己」端上這張長年排位森嚴的桌面。那聲蒸氣，是她將沉默折成飯菜的形式，陳

李罔腰伸手夾了一小塊粽角，送進嘴裡咀嚼了幾口。那是陳李罔腰第一次未挑剔地吃阮氏碧玉煮的飯，第一次將這個家的邊界往內推了一點。飯後，陳私堯坐在門口石階上看著她們一前一後進廚房收拾，背影交疊，那晚沒有驟雨，陳私堯心中卻有一場潤澤落下。

愛或許是一種持續喪失的距離，卻攥動著彼此，緊抓不放。她們沒講出和解的言語，但陳私堯知道，那條繩已悄悄改寫了數線的兩端。不再是對岸，而是彼此向內遞進的一段距離，喑默被一張漁網拉近。

6

秋分過境，潮濕低壓籠罩島嶼，空氣彷彿預先吞吐著儀式的灰煙。罔腰的丈夫陳百盛逝世也久，家族定於七月盡後、枯月未盈之時「撿金」入塔。焚香未燃，沉默已先行，阮氏碧玉已預備茶點，埋首灶腳，卻臨時被長輩點名。

「媳婦總要跟著去，才算敬。」她聞言怔立，眼神在兒子私堯與丈夫仲敏之間掙扎游移。陳李罔腰未待她回應，而在此時淡聲拋下一句：「若心不誠，就毋通去。」語如寒針，刺破剛交好的織網，言語不重，卻足以讓屋簷下再度結霜。

抵達墓地時，天光未亮，細雨如絮，地濕如潤墨。白布揭起，經聲起伏，師公口中浮動的咒語如塵飄搖不定。骨灰現形如時間自土中翻出泛黃的頁碼，每一段皆書寫家族寓言。阮氏碧玉蹲踞於濕土之上，雙膝未抖，雨鞋陷進泥土寸許，跪拜、焚紙、奉茶，一應如儀。她將身體當作語言，將每一式動作摺成箴言，希望在傳統的結構裡嵌入自身輪廓。親戚們回程途中很是讚賞阮氏碧

玉這麼盡責的媳婦，然而，煙霧未散，陳李罔腰忽淡然言。

「毋是叫伊不要來。」

一句話如炭火覆雪熄滅方燃的暖意。阮氏碧玉不說半句話，輕步返屋，關門不響，卻彷彿屋中風聲瞬斷。夜裡陳私堯探入房間，只見母親坐於床沿，手中攤開一張斑黃的家庭合照，照片背後外婆祝福字跡的水墨，在阮氏碧玉握緊的懷中滲透衣袖。

日子照轉，灶火續燃，衣物依序折疊掛起，唯獨聲音從空氣裡剝落，時間於靜默中遲行。連時鐘的刻度，都像走在積水中，一步步拖慢。那日陳私堯終於明白，牽罟並非終章，只是漁網的一次合攏。真正的和解不似祭典，不似煙火，而是一場無盡試煉，須經年修補、反覆縫合，有時拉近，有時脫線。

她們仍各據數線兩端，未曾重疊卻也未斷連。

冷凝的時日逗留在屋簷與簷下之間，秋光愈加修長，午後日影斑駁投在窗格之上，彷彿遺落的話語沉積為一片碎光。清晨潮濕而薄涼，霧自小山緩緩攀升，像舊念未散重返廊腳。阮氏碧玉蹲在廚房門前，手中揉洗前日衣物，泡沫溢出桶緣，微閃如被時光攪動的星塵。她的手指乾裂，卻仍細細摩挲每一處布褶，如同摸索著語言的接縫，期望在無聲處尋一絲聽見。廊道盡頭，陳李罔腰自菜圃抱回一盆曬乾的菜干，腳步緩而穩，眉宇無波無痕。她行至門邊沒說任何話語，也沒有躊躇，僅把一方灰毛巾輕置於門框之上——那是阮氏碧玉常忘懸曬的舊物——毛巾仍蘊留午陽餘溫，彷彿沉睡過的歉意。

夜晚徐徐的海風再次吹拂，門扉微啟。廚房灶前多出一碗燉煮許久的枸杞桂圓甜湯，是阮氏碧玉愛吃的澎湖味。陳李罔腰靜靜烹煮，將火勢轉微，旋即離去。深夜中，曬衣架已不再紛亂，數件深色外衣整然排列。最高處那件阮氏碧玉經常遺忘的棉襖被小心夾緊，某種過於輕盈的情緒需要風中多一分確保。

屋內聲息稀薄，碗筷悄然重合，茶水也不再單獨斟給一人。牆角灰影猶在，地板如長霉後初曬的石縫，漸漸吸納未竟的歉諒。隔日午後風起，她們各自站在曬衣線兩側，一手撐桿，一手執夾。風吹布襪，兩道柔影輕輕錯身，在光影之間織起一道尚未命名的線。

風大，衣襪卻不約而同，往彼此的方向輕飄。

自幼坐在她們之間的陳私堯見證這兩道背影的錯身、對望與擦肩。阮氏碧玉低語越南話，陳李罔腰則以台語凝視沉默，而陳私堯需在兩種語法與兩種心事之間來回穿梭，像一座漂泊的橋，根基不穩，橋下是文化與情感交錯的洪流。潮水湧動，語言與愛的定義，在激盪裡不斷改寫。

現在，於陳私堯而言，這條數線上，一端繫著母親柔軟的母語與鄉愁，另一端繫著祖母頑固的語法與倫理。陳私堯明白阮氏碧玉話語裡的堅忍，也聽見陳李罔腰古板中的頑固。真正的對等，從不是語言隔閡，而是愛與偏見之間，試圖找出一條能拉近彼岸的方式。

冬末，潮水已褪，潮間帶裸出歷年的螺殼與碎石，如記憶不經意向岸邊洩漏。晨光淡薄，陳私堯與母親緩行於海灘，手中提著漁網與竹筐，遠處的陳李罔腰，低身拾起昨

夜遺落的纏結網繩。她未言語，陳私堯與母親亦未急促，三道身影在一片溼地間並行而近。陽光灑落，影子拉長，如三個端點在沙上交織，彼此不再平行，也不再背離。

或許某些距離無法消弭，卻可在一呼一吸間被重新定義。數線並非用來劃分敵我，而是標記出在差異中相遇的可能。曾經的錯身未需言語，已被時間默默收攏。陳李罔腰尚在，阮氏碧玉未離，陳私堯亦不再僅為罅隙，而是一個延續與遞補之人，在相斥的兩端中尋求不對稱的平衡。

數線靜伏沙間，光影潤染其上，距離緩緩消散，已有餘溫浮動於其間。

陳李罔腰拾起漁網，抬起頭，語氣比風還輕，但多了一份屬於長輩的溫柔。她對著媳婦碧玉開口：「毋通走遐爾遠，會寒。」停頓了一下，看了一眼遠方的海平線，又笑著說：「今仔日，潮退較慢喔。」

阮氏碧玉輕輕點頭，聲音帶著一種飽滿的溫柔。

「可能海水，也需要時間。」

得獎作品：海口的數線

評審賞析：

本篇作品有成熟老練的小說語言和技法，描述的情感線條細緻有層次，譬喻的文字也處理得很到位，拉出深淺不一的情感線。小說主題乍看是老掉牙的婆媳問題、歧視外籍配偶、語言不通等等常見的窠臼，但作者的文字有力量，故事娓娓道來不選擇二元對立，而是鋪展各種和解的感情線條。和解也不是廉價的，而是緩緩在結尾處拉出平等對話的可能。這是作者的巧思，以「數線」為全篇核心隱喻，串連語言隔閡、文化差異、婚姻階級與代際間的情感張力。小說對人物的描寫相對細膩，尤其外籍媳婦阮氏碧玉的生命歷程，具體呈現移民女性的壓抑、倔強與沉默的愛；婆婆陳李罔腰則以其固執而封閉的傳統倫理，構成家庭內部無形的界線。簡言之，作者深厚筆力描繪跨文化家庭關係，甚為難得。